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玉翎雕

上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6

玉翎雕

①

(台湾) 独孤红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目 录

路劫	(1)
心声	(19)
白衣客	(43)
辽阳城	(61)
巧遇	(78)
献策	(91)
订情	(111)
心碎	(138)
大义	(149)
卖参人	(171)
试情	(195)
歼凶	(211)
楼头会	(247)
缔良缘	(267)
奇客	(283)
欲海涛	(298)
玉女劫	(322)
嫁祸	(348)
玉娇虎	(365)
黑骑会	(411)

兄妹之间·····	(443)
勾心斗角·····	(464)
毒计·····	(491)
六龙·····	(517)
故人·····	(536)
乾隆帝·····	(560)
兄弟会·····	(575)
激将·····	(585)
海老人·····	(597)
救星·····	(611)
错综复杂·····	(656)
决斗·····	(684)
留情·····	(719)
血战·····	(728)
援手·····	(759)
菩提庵·····	(781)
彩凤归·····	(815)
情理难全·····	(845)
龙虎门·····	(863)
情仇了了·····	(908)

路 劫

那一片片的黄！

那一片片的绿！

黄的金黄，绿的碧绿。

绿的高粱棵，黄的是大麦地，这是北方大草原上的点缀，真的，一眼看上去，麦浪起伏，高粱连绵，一直延伸到天地相持的那一线处。

这，让人看在眼里并不觉得单调，相反地，在北方这粗犷、豪放的原野里，假如没有高粱棵、大麦地，跟那黄雾一般的蔽天风尘，它就不算是北方的原野。

花林烟草，细雨微风，吴侬软语，羞月云裳，这是江南，北方的原野跟江南的景致自然是大不相同，要不然何以区别南北。

在这片大原野里，有那么一条路，路面宽敞平坦，由天的这一边，延伸到天的那一边，其间过很多大山，穿很多叠林，越很多……总之，它很长很长。

它不属于官家，因为这一大片原野就不属于官家。

固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是不知怎地，这一大片原野就不属于官家，它属于民间的某一家，而怪就在官家从不过问这片土地，是既不片税，也不纳租，官家的人甚至于离它远远的。

这条路，有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万安道”。

顾名思义，那就是说走在这条路上，一切都是平安的。

“乾隆年，笑呵呵，一个制钱儿俩饽饽”，这是这年头流传北方的几句童歌、民谣，由这风句里，不难看出在这乾隆年间是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物价平稳而便宜，一个制钱儿能买两个饽饽，百姓日子好过，过得舒服，自然就笑呵呵了。

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不平安的。

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只是指大体，实际上那个年头，那块地儿却有不安平的凶险事儿。

剪径、打闷棍、劫镖车、拦行旅，甚至于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事，时有耳闻，屡见不鲜。

所以，人们都企求平安了。

那么，从某地去，最好走这条“万安道”，只你在“万安道”上行走也好，骑马也好，坐车也好，绝不会有丝毫损失，盗贼他根本就不敢踏上这块地儿，就别提动你了。

万一有人动你一根汗毛，不要紧，你丢了什么，有人赔你什么，十天半月之内，你丢的东西一件不少地原璧归还，送到你跟前来。

那倒不是说这一路上有人保镖，没有，你绝看不见一个，可是就有人保你平安无事，一路顺风。

走这条路要花钱，但不多，无论老少，每人一个制钱儿，只给一个制钱，走吧，你放心大胆地走吧。

这不比走任何一条路划算？

固然，走别的路不必缴什么路费，可是仔细盘算盘算，半路上丢了东西，甚至于连命都保不住，跟一个制钱儿比比，哪个划算？”

所以，这条路“生意”极好，好得让人眼红。

眼红归眼红，可是，从四阿哥宝亲王弘历，一变成乾隆爷的头一年到如今，官家也好，武林侠义也好，江湖草莽也好，下五门、下九流的窃贼也好，就没人敢正眼看它一下。

然而，这种情形能维持多久？十个人里有九个都说没问题，这种情形绝对能一直维持下去。

可是只有一个人，说今天就要出岔子……

“万安道”上，两辆高篷马车间隔约莫十丈地在缓缓驰动着，看上去，这辆马车却很别致。

瞧上篷那么高，车比普通的马车要大一倍，连套车的马都是四匹，这是为什么？

再看，马车那高高的车篷上，布着一层黄尘，那有砂，也有土，车一动就扑簌簌落下了一层，但没有用，这一层刚落下，另一层很快地就又布上了。

套车马不知是什么色的，总之你要不细看，那八匹马就会是当年山东第一好汉秦琼秦叔宝的那匹黄骠马，全是黄的，连一根杂毛都没有。

天晓得，那也是砂跟土，一层黄尘。

车辕上是两个中年汉子，个头儿却挺壮，身上有黄尘，脸上、眉毛上全有。

车就这么向前驰动着，旅途枯寂，风尘之苦更难堪，下一站的宿头还不知道有多远，不说话那能憋死人，每辆车上那赶车的汉子，都在闲谈着。

聊着聊着，前面那辆车的车辕上，那空着手的汉子，破口骂了起来，他两手猛然一阵拍了衣裳，恨不得把一身黄尘都掸掉。

“娘的，今儿个邪门里透着玄，风不算大，可尘土怎么这么重啊！土地爷也不行行好……呸！”

说着说着，一嘴砂土，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另外那执着鞭拉着缰的汉子，适时开了口：“老赵，吃这碗饭是天生的命了，就少抱怨，这条路咱们又不是走一天了，怎么个情形你还不知道么？走在‘万安道’上你还抱怨，那走在别的路上的人该怎么办呀！你要嫌苦，车里待着舒服去！”

“车里？”那姓赵的汉子两眼一翻道：“你他娘的这不是寻开心么？难听说赶车不在车辕上赶车，缩到车里跟客人一起舒服去？车

里大姑娘、小媳妇儿，男女老少挤得满满的，哪有我的座儿呀？”

他这话一点也没说错，后面那辆车不知道怎么样，这辆车可真挤得满满的，大姑娘、小媳妇儿，男女老少都有，掀开车篷一角往里看，紧挨着车后坐着的，是四名彪形大汉，个个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长得粗犷剽悍，看上去怕人，一边各坐两个，就好像把门的门神。

没错，要真有点事，他四个还真管事，你瞧，他四个的胳膊比人大腿都粗，看样子壮得一巴掌能打死一条牛犊子，那还不管用？

他四个头戴“三块瓦”风帽，近领口的扣子都没扣，袖子卷着，腰里扎着一条宽皮带，脚下是鹿皮靴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总之看上去怕人。

可不是么？挨在他四个身边坐的那两个衣着讲究，模样儿像富商的老头儿，就一个劲儿拼命往这边挤，生似怕碰着他四个。

两个老头儿怀里各抱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行囊，搂得紧紧地，生似怕人夺了去。

再往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紧靠着车前坐的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儿。

她，穿一身细布袄裤，一块纱布包着头，装束打扮很平常，但不平常的是她的人。

瞧，她约摸廿多岁，有点瘦，但瘦不露骨，那纤小的身躯，隐隐透射着一种常人所没有的高华气度，超人的气质，那双修长、白皙，十指尖尖的玉手，抱着一个小包袱，小包袱放在她紧并着的两腿上，绝不像那两个老头儿抱得那么紧。

再看她的娇靥，那张娇靥，吹弹欲破，虽然有点白，但那可能由于劳累，虽然有点憔悴，但那也掩不住她那绝世的风华，她清丽如仙，美绝尘寰，那排长长的睫毛下的一双清澈、深邃的美目里，隐藏着无限的智慧。

任何人看她一眼，在惊为天人之余，目光会马上收回去，因为你会觉得她圣洁高贵，目光不敢有丝毫随便。

她要是看你一眼，你会觉得她那双目光像两把利刃，能透视你的肺腑，你整个人。

她是这么个人儿，配上她那身朴实无华的装束，你更会觉得她像一株雪里寒梅，跟这些人坐在一起，尤其是跟那四个彪形大汉，你会觉得很不调和，油然而生怜惜之感，怕汗珠儿熏了她，也怕车里的一切沾辱了她。

她微闭着一双美目，像在假寐，四个彪形大汉之中，有两个瞅那两个老头怀里的行囊，有两个目光放肆地一直逗留在她脸上，可是她茫然无觉，清丽的妖靥上，笼罩着一丝丝寒霜般冰冷。

车里，没人说话，很静。

而车外那两个赶车的汉子的话声，却清晰地传进了车里，还用说么，听他俩的就够了。

听！

“噢！老王，你瞧，我说今儿个邪门儿里透着玄吧，可一点不假，半天空里那只鸽儿，怎么老在咱们头上盘旋呀……”

随听一个说道：“去你的吧，睁大眼睛清楚了，那是鸽子么，那是雕，老雕，你没见过么？”

“噢，真的，这只雕怎么会是白的，怪了，我长这么大走南闯北，什么都见过，可就没见过白雕……”

那大姑娘猛然睁开了一双美目，美目中闪漾着一种令人难懂的异采，她是像在想什么，突然，转身望向四名彪形大汉，怪了，一直虎视的四名彪形大汉，这时候脸上的神色洋溢着一片不安，还有一丝丝惊骇。

深深一眼之后，她收回了目光，目光是收了回来，可是，她轻皱黛眉，又像在思索什么。

车外的话声又传了进来。

“嘿！娘的，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我没有弓箭，要不然哪，就学那唐朝的薛礼，一箭把它射下来带回去养着玩儿……”

“别他娘的吹了，就是有弓箭，你会使么？”

吹牛的那个笑了，是窘迫的干笑。

但是刚笑没几声，那笑声突敛住了，随即换上了诧异而带着诅咒意味的话声：“这是他娘的哪个缺德鬼干的，在大路上堆这么一大堆石头，想干什么呀，让人翻车好看笑话，咦，瞧！那堆石头尖上还插着一根……一根鸟毛……还是白的……”

“娘的，准是哪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堆的，没法子，停下车去搬吧，娘的，就别让我碰上……”

车停了，大姑娘的美目睁得更大了，显见地，她那双黛眉也皱得更深了。

再看那四个彪形大汉，脸上的神色更见不安，惊骇之色也越见浓厚。

车头，车辕上那个中年汉子跳了下来，勒好缰，插好鞭，就要去搬石头，后面那辆车上传了话声：“喂！前面的，怎么回事，干什么停车呀？”

那姓赵汉子没好气地道：“问个鸟，想知道就爬过来瞧瞧！”

嘴里说着，他转身就要去踢那堆石头，只听一个清朗话声由路旁那一大片高粱地里传来了出来：“踢不得，谁敢动那堆石头，谁就马上躺在那堆石头边上。”

姓赵的汉子吓了一跳，一收腿，转眼喝问道：“谁呀？”

“我！”

随着这声“我”，高粱地里白影闪动，那一棵棵比人还高的高粱一阵晃动，从里面洒脱异常地走出了个人。

他，身材颀长，穿着一身雪白的长衫，说不出有多么潇洒、飘

逸，背负着手，举止像个斯文的公子哥儿。

的确，单看那身材，那袭雪白的衣衫，潇洒、飘逸的气度，他该是个罕见的俊汉子，美男儿。

然而，可惜不能往上看，他那张脸，色如淡金，黄黄的，没一丝血色，像正害着大病，鼻梁高高的，很挺，不相衬的是那张嘴，两眼眼神犀利，还隐射一种慑人之感，而不相衬的又是他那双残眉！

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付长像，怎不令人惋惜，令人扼腕，连姓赵的汉子都怔住了，他瞪着眼半天才憋出一句：“你，你，你是谁？”

白衣客转眼间已到近前，手从背后伸了出来，那只手，五指修长，根根如玉，手里还拿着一柄折扇，他反手一指，咧嘴而笑，好白好整齐的一口牙：“我是我，你不骂堆石头的人？就是我！”

正愁找不着主儿哩，姓赵的汉子，一听这话，火登时冒了三丈高，原来瞪着的眼，瞪得更大了，往前猛然跨进一步，气虎虎地道：“好哇，原来这堆石头就是你……我还当是哪个熊孩子堆的呢，你这么大大个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快把这堆石头给我挪开，要不然……”

白衣客笑吟吟地道：“要不然怎么样？”

姓赵的汉子一卷袖子，发了横：“要不然我就揍人！”

“揍人！”白衣客笑了，摇摇头，道：“石头要挪你自己挪，我懒得动手，也没工夫给你废话，去叫你车里的人一个一个都给我下来……”

姓赵的汉子没说话，一听他不但不挪，说话还这么难听，抡起拳头就要揍人，而突然……”

白影一点由高空射下，像飞星陨石，只那么一闪，姓赵的汉子“哎哟”一声，抱着头往后直退。

退了两步松手一看，天，不得了，手上有血，他脸色一变，立即叫了起来：“这……这只雕是你养的……”

白衣客微一点头，道：“不错，它是当世罕见的异种，产自‘昆仑’绝顶……”

姓赵的汉子道：“我不管它什么种，出在那儿，你叫雕伤人……”

“怪我么！”白衣客笑道：“谁叫你动辄出拳，先动手打人，老实告诉你，它没啄你的眼，已算是天大的便宜……”

姓赵的汉子一听这话跳了脚：“好哇！你……”

白衣客笑容一敛，目中寒芒暴射，直逼姓赵的汉子：“少废话，这‘万安道’上我第一次作案，我不愿伤人，你可别惹火了我，要不然我先让你躺在这儿！”

姓赵的汉子跟姓王的一听两字“作案”，脸上顿时变了色，只觉两条腿发软，浑身打哆嗦，尤其姓赵的汉子，他被白衣客那一眼看得从脚底下冒冷气，机伶一颤，结结巴巴地道：“朋……朋友，这，这是‘万安道’……”

“我知道！”白衣客冷然说道：“要不是‘万安道’，我还不在这儿作案呢，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万安道’从此改为‘不安道’去，叫他们下车去！”

姓赵的汉子刚一犹豫，白衣客冷然一句：“你可别惹我，自问有这石头硬么？”

手一挥，一扇子敲在石头上，天，那块坚硬的石头应手粉碎，像被铁锤砸了一下，碎石乱飞。

姓赵的汉子吓傻了，姓王的汉子魂飞魄散，抖着两条腿就在车后走，白衣客陡然一声冷喝：“站住！你干什么去？”

姓王的汉子一哆嗦，脱口一声惊呼，白着脸道：“我！我去叫客人下……下车去！”

白衣客威态一敛，笑了：“那也一样，别怕，去吧！”

姓王的汉子到了车后，不用招呼，刚才的那一番话，车里听得

清清楚楚，四名彪形汉子低着头首先跳了下来站向一旁，紧跟着男男女女扶老携幼都下来了，走在最后的大姑娘，她神色出奇的镇定，手里提着那个小包袱，下车第一眼就望向车前，入目白衣客那张脸，她先是一怔，继而很快地又恢复了镇定。

缩在车里打哆嗦，不肯下来的是那两个老头儿。

白衣客一句话：“不下车也可以，只问他是否愿意等到了地头之后，让人抬着下去！”

这句话吓人，也马上发生了效用，那两个老头哆嗦着忙下了车，白衣客笑了，往后车一摆手，道：“后面车上的人不用下来，我只要这一辆就够了。”

这个作案的怪，他竟然有个“够”字！后面车上的莫不立即暗中念佛。

白衣客背着手，迈着洒脱步，首先到了四名彪形大汉面前，一打量四名彪形大汉，笑问道：“我看四位这身打扮得眼熟，四位可是来自‘东北’？”

四名彪形大汉一脸畏惧情态，都点了点头！

白衣客紧跟着又问了一句：“马家的人？”四名彪形大汉面露希企之色，忙又点了点头。

白衣客道：“知道我么？”

一名彪形大汉开了口：“您，玉翎雕……”

白衣客笑道：“不错，没想到我这个号能远传到‘东北’马家人的耳朵里，颇堪自慰下，阁下，我明白四位的来意，只是马大当家的不该出这么远的兵，更不该在这所谓‘万安道’上做案，假如这件事不是被我事先获悉，这两车的财物不但全没了，只怕命也会丢好几条，我现在告诉四位，事，我插手了，马大当家想要的东西我截下了，四位是回头还是继续往前走，我不管，可是我话说在前头，绝不许伤人，更不许侵犯妇女，要不然回不了‘东北’，四位打点着，别到

时候说我事先没打招呼，话我说完了，四位后退！”

大姑娘一双美目盯得白衣客更紧，而且闪烁着异样的神色。

白衣客茫然无所觉，显然他是没想到这辆车里会有这么一位风华绝代，美靥寰尘的人儿，同时，他也没留意看。

白衣客说完话后，缓缓地转向了那两个老者，他先望着那瘦瘦高高的一名，含笑问道：“老先生是‘保定府’的徐宝山徐老先生？”

老富绅打扮的瘦高老头，死命地搂着他那个包袱，白着脸，混身直打哆嗦，由于过主的惊恐，使他一时说不上话来。

白衣客微微一笑道：“老先生，我作案的手法跟别人不一样，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伤人，老先生不必害怕。”

瘦高老头儿心里似乎塌实了些，颤抖着点头说道：“是……是的，老……老朽正是‘保……保定府’的徐宝……宝山！你……大……侠你认……认得老朽……”

白衣客淡淡一笑道：“算不得认识，但我久仰，久仰徐老先生是‘保定府’的富绅大户。对某些事一掷千金而毫无吝啬，而每年冬帐，老先生却舍不得捐白银一两，可有这回事？”

瘦高老头儿徐宝山结结巴巴地道：“这……这……”

白衣客微微一笑，截口说道：“徐老先生这趟出门远行，是要到哪到儿去？”

徐宝山道：“老……老朽要到‘锦州’去！”

白衣客道：“老先生到‘锦州’去是要……”

徐宝山道：“老朽是……是去看个朋友！”

白衣客笑道：“老先生不远千里，不避风霜，上‘锦州’只为看一个朋友，做为徐老先生朋友的……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

目光闪闪落在了徐宝山怀里那包袱上，接问道：“老先生这包袱是……”

徐宝山一惊，忙把包袱死命地搂了一搂，人也忙往后退了几

步，颤声说道：“是……是……几件换洗衣裳……”

“那正好！”白衣客笑道：“我穷得没钱买衣裳，正愁我身上这件换不下来，没想到徐老先生带有换洗的衣裳，老先生，请把包袱给我。”

那只左手，缓缓地伸了出去，他那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其色乌黑，不知是何物打造的黑指环。

大姑娘看在眼里，美目中又是一件异采闪漾。

徐宝山机伶一颤，猛然往后退去，砰然一声，他撞在了马车上，没地儿退了，他身子往后滑，往后滑，突然，他跪了下去，苦着脸颤声哀求上了：“这……这位大侠，你行……行好，我……我……”

白衣客含笑说道：“徐老先生是‘保定府’知名的富绅大户，往往一掷千金都毫无吝啬，怎么如今舍不得这几件衣裳？”

徐宝山忽地叩了头：“这……这位大侠……大侠……”

白衣客截口说道：“徐老先生，拦车劫物，我在这‘万安道’上作案，怎称得一个侠字？徐老先生，有首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道是：‘万物有价命无价’，我不以为徐老先生把这件替换衣裳看得比命还重！”

徐宝山一大把年纪了，这句话能不懂？吓得面无人色，颤抖着缓缓地伸出双手，把包袱递了上去。

白衣客笑了，道：“这才是，徐老先生，命该比什么都重！”

他伸手要去接，就在这时候，四名彪形大汉中的一名，突然面泛狰狞之色，一声没吭地翻腕掣出一柄解腕尖刀，闪身扑了过来，别看他身躯彪形很笨重，行动起来却奇快如风，一闪身便到了白衣客身后，尖刀递出，猛力向白衣客后心扎去。

大姑娘眼比人快，她比别人先看见，也够镇定，美目一睁，她就要喊，她却仅是口齿启动了一下，没出声。

而，白衣客背后像长了眼，轻笑了声：“阁下，跟我来这一套，你

还差得远，别眼红，给你！”

霍然旋身，左手往外一送，那包袱脱手飞出，砰然一声正好打在大汉的脸上，几件替换衣服包了个包袱，竟打得大汉鼻子迸血。

他那里刚“哎哟”一声，白衣客左掌一翻，劈手夺过了大汉右掌中的尖刀，然后拿扇的右手往前一递，手中折扇正点在大汉的小肚子上，大汉又一声“哎哟”，抱着肚子蹲了下去，天不热，可是他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另三名彪形大汉白了脸，却没一个敢动。

白衣客没正眼看他一下，端详了那把解腕尖刀一眼，摇头笑道：“真的，这种玩艺儿岂能伤人？”

他把折扇插在后领上，以右手两指捏住刀尖，然后缓缓地往里卷，刀是金钢打造，会断不会弯，但这柄百炼钢到了他的手里，却像一块和好的面，又像一个牛皮糖，被他卷了好几个弯。

另三名彪形大汉瞪大了眼，个个倒抽冷气。

大姑娘更看得黛眉一阵跳动。

突然，白衣客左手一松，“当！”地一声，那柄已不成其为刀的尖刀掉在了地上，然后他道：“看在马大当家份上，姑饶这次，把包袱给我拾起来！”

白衣客那一扇子恐怕不轻，要不然半截铁塔般大汉不会受不了这一下，抱着肚子蹲下去半天站不起来，头上还直冒汗珠，他小肚子是真疼，可是他不敢不听白衣客的，强忍着疼抬起了地上的包袱双手递了上去。

白衣客微微一笑，伸手接过了包袱，他像个没事人儿一般，又转向了那身材略显矮胖的另一名老头。

他用了同样的手法，这矮胖老头儿没敢多迟疑，很快地交出了抱在怀里的那个包袱。

白衣客只要了这两个包袱，对于排在矮胖老头儿身侧，那些衣